

## 摘 要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耶稣出生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为止的大约 400 年（即从公元 1 世纪初基督教诞生到公元 392 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是早期基督教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基督教的襁褓期，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支派逐渐传播、发展、壮大，并突破种种藩篱，最终确立在罗马帝国统治地位的过程。但是本文考察的范围是从耶稣诞生到 2 世纪结束，因为从瓦勒良皇帝颁布的一道命令中，能明显的看出当时有许多元老、罗马骑士以及一些有身份的夫人都信仰了基督教，这是 3 世纪初。而 4 世纪初君士坦丁的改信及其随他之后贵族的纷纷改信，更足以表明早期基督教中有上层人士。漫长的 400 年的发展，不言而喻早期基督教中肯定有出身于上层的信徒。而在学界最受争议的就是基督教诞生之初（自耶稣出生至 2 个世纪末）基督徒的社会阶层的情况。

国内的传统观点认为，早期基督教徒都是被压迫者，是清一色的无产者、穷人或奴隶。然而，研究发现，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触及到了罗马帝国的各个阶层，其中不乏身份显贵之人。保罗的追随者中就有很多是富裕之人，宫廷中很多有权势的奴隶在基督教兴起时就被转化为基督徒，1、2 世纪护教士的出现则说明基督教已赢得社会上一些有知识人士的信仰。针对这种历史现象，本文运用史料分析的方法，对保罗的追随者的社会基础、早期护教士和 2 世纪前的贵族、宫廷的信仰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通过对宗教的社会学理论的阐述，陈述了早期基督徒并不都是来自社会被压迫者这一历史事实。并进一步论述了早期基督教中的上层基督徒对早期基督教发展的贡献。这些富裕的教徒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权力上的支持，而护教士在与异教徒的辩论中，逐步的改变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和充实也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介绍并引出本文的观点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通过对传统的两种错误观点的介绍和批判及对宗教社会功能的阐述，说明早期基督徒不可能都是来自下层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简单地概述了基督教兴起时罗马帝国社会的宗教需求；第四部分通

通过对保罗追随者社会地位的分析，论证了早期基督徒并不都是穷人和奴隶；第五部分分析了护教士等知识分子和贵族及宫廷内对基督教信仰的情况；第六部分介绍了上层基督徒对早期基督徒发展的贡献；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结语部分。

**关键词：** 早期基督教、社会阶层

## ABSTRACT

According to *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he 400 years from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as the dominant faith of Roman Empire (that is, from the 1<sup>st</sup> century A.D. to A.D.392) is the period of early Christianity. This period is the childhood of Christianity, during which it developed and expanded from a brand of Judaism and after conquering kinds of obstacles it established its dominant status in Roman Empire. This thesis chooses the period from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to the end of the 2<sup>nd</sup> century. From an order of Emperor Valens, we can easily see that many senior statesmen, Roman knights and noble madams believed in Christianity, which happ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3<sup>rd</sup> century. When it co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4<sup>th</sup> century, the change of belief of Constantine and his follower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upper circles in Christians.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must be Christians from upper class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400 years. However,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oint i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hristia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to the end of the 2<sup>nd</sup>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view in our country holds that the early Christians were all the oppressed who were proletarians, the poor or slaves. However,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ianity it covered all the walks of Roman Empire which of course includes nobles. Many of the followers of Paul were rich people and many powerful slaves became Christians at the upsurge of Christianity. The emergence of Apologist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entury showed that Christianity was believed by some literate people. To counter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followers of Paul and the belief of the early Apologist and the nobles in the court using the way of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ata. By expounding religion from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early Christians were not all from the oppressed. Furthermore, it expounds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upper class Christians ma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hristianity. These rich

Christians provided materials and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The Apologist change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during the debate with pagans. Their explanation and enrichment for the Christian doctrines provided inner dynamic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introduction, which briefly summarizes the forme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ntroduces the views and the aims of the thesis. The second part explains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why the early Christians were not all from the oppressed class by introducing and criticizing the two traditional wrong views and the expounding o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The third part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religious need of Roman Empire when early Christianity emerged. The fourth part demonstrates that not all Christians were the poor and slaves by analyz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followers of Paul. The fifth part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belief in Christianity of the literate people like Apologist, the nobles and people in the court. The sixth part introduces the contribution of upper class Christians ma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ristianity. The last part is conclusion.

**Keywords: early Christianity the social structure**

##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参与同一工作的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 名： 王新玲 日期： 2007.6.18

## 本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及送交论文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签 名： 王新玲 导师签名： 郭长刚 日期： 2007年6月18日

## 引 言

公元1世纪30年代,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从此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诞生了。但襁褓种的基督教,仅仅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小教派,它不仅受到犹太教当权派的排斥,还遭受到来自罗马当局的迫害。然而,短短的300多年,基督教却在原希腊文明领地上大获全胜。公元392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合法宗教,原来在罗马流行近千年的传统宗教都被取缔,古老的寺庙被拆除,祭祀传统的神灵被视为犯罪。西方从此开始了基督教垄断的时代。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基本所说:“基督教的影响并非仅限于这一时期,或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在经过一场长达13多个世纪的变革之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一些在艺术、学识以及武力方面在人类中较为优越的民族所信奉。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和狂热,它已经在亚洲、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通过殖民地,从加拿大直到智利,在古代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中也牢固地建立起来。”<sup>1</sup>

国外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这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是想能够拥有关于早期基督教教父作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想寻找那些在传统著作中没有流传下来的教父作品。最早探求此领域的是伊拉斯谟。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教父作品一直都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领域。17世纪晚期勃兰德(Bolland)在安特卫普建立了一所学校,目前它还在出版有关圣徒生平的书。在圣杰曼修道院,莫尔会修士的两兄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即出版教父及其他护教士的作品。1693年,泰里耐特(Tillemont)出版了大量有关传教士的历史著作。整个18、19世纪,其他一些学者继续写出了一些今天仍然有很高价值的批判性作品及集注,有一些现在仍然被广泛使用。

除了出版早期基督教教父的作品之外,对《圣经》的理解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众所周知,马丁·路得和新教运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对《圣经》的理解。天主教和新教因为《圣经》能否被教会之外正确的理解这个问题而毫无休止地争论。《圣经》的权威首先受到质疑。这方面最著名的是霍布斯和

<sup>1</sup>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3页。

斯宾诺沙。他们对批判性的核查经文有突出的贡献。斯宾诺沙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他认为先知只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人们并不能从先知的书中得到自然界的知识和精神领域的现象;第二、他把奇异的事情归为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第三、他提出了一个解释圣经的普遍规则即当我们凭借《圣经》的历史审核它时,不可能不产生一个公认的对《圣经》的权威解释。斯宾诺沙认为,解释《圣经》的方法并非完全不同于解释自然的方法,而事实上,它们几乎是一样的。英国的自然神论也是在理性主义这方面对《圣经》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洛克对“正确的基督教”的质疑很快就影响了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一旦剥掉《圣经》表明的权威,它就成了无休止的讨论对象,既包括对原文的批判,也包括对资料的批判即调查《圣经》中的资料。在18世纪以前,产生了与此有关但又相当不同的学术成就,因为对历史人物耶稣的质疑,激起了从历史角度对《新约》的最精确的调查。

18世纪,早期基督教研究的一些单独的领域开始相互联系在一起,学者们开始撰写通史,而教会史成为古代史的一部分。而这主要是启蒙思想家的贡献。1734年,孟德斯鸠匿名出版了他的著作。当时历史的变化被认为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历史就出现了兴盛和衰亡。这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是爱得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壮大归为自然原因而不是伟大的主的保佑。当然他还考虑了“第二位的原因”即基督徒狂热的不容异端观念、未来生活的教义、奇异时间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等等。而且他是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去研读教父文学。早期基督教不再只是理论家及哲学家研究的领域,18世纪它也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目标。

18世纪晚期,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传入了德国大学。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理解有重大改变。《圣经》中与理性主义相矛盾的地方都被删除。而且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部分成为调查研究的对象。这一个方面的学者主要有 FC. 鲍(FC. baur)、瑙斯(DF. Nauss)、布鲁诺·鲍尔(Bruno Bauer)。其中 FC. 鲍认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犹太教与异端之间的斗争,认为基督教不是产生在巴勒斯坦而是罗马及亚历山大的希腊化的环境中。另外,宗教的概念也被彻底改变。第一位改变此观念的学者是黑格尔

的学生费巴赫 (Feurbach)，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类自己，上帝是抽象的大自然。接下来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对基督教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恩格斯，主要文章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他认为基督教最初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最早的社会主义运动。考茨基在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中继承发展了恩格斯的观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阶级斗争上，奴隶及奴隶制度是讨论的中心。在 19 世纪晚期，“被压迫者”理论被大部分的研究圣经的学者接受，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到 20 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再单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早期基督教。哈奈克 (Harnack) 写的《传教与扩张》，不仅论述了基督教的地理上的传播，还论述了“基督教的内部传播”即在军队、妇女、元老院和有教养的阶层的传播。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看成处理基督教难题的标准。

当今，学者们主要研究第一批信徒时期及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教情况，关注的是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出身及地位。写这两个时期的最著名的著作有麦克斯 (Meeks) 的《第一批城市基督徒》和巴诺斯 (Barnes) 的《君士坦丁与优西比乌斯》。麦克斯认为即使在保罗时代，基督教也不是一些穷人和最受压迫的人的运动，而是对城市社会的反映。这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所持的观点相反。巴诺斯认为君士坦丁对宗教是真诚的，不是他实现统治的一个手段。另外，A. H. M. 琼斯 (A. H. M. Jones) 的《晚期罗马帝国史》也是很有影响的著作。他还写了至今都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异教徒与基督教徒斗争的社会背景》和《持异端邪说的公民或社会运动是假装的吗？》。此外当今的学者对早期基督教徒受迫害的原因、异教徒与基督教徒相互怎样看待也是比较关注的。前一个方面主要是克鲁瓦 (Ste Croix,) 他认为他们之间前后彼此迫害都是因为教徒们认为必须保持住神或上帝对他们的好，不能惹怒神或上帝，而不按神或上帝的规定做必定惹怒他们。后一方面的研究者有罗伯特·威尔肯 (Robert Wilken)，他在《罗马人眼中的基督徒》中仔细的研究了那些资料；另外斯狄芬·本恩靠 (Steghen Benko) 在他的《异教罗马与早期的基督教徒》中论述了异教徒对基督教徒“永存”观念的指控；麦克姆林 (Macmullen) 写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异教》，他认



为 312 年，帝国的转变并不完全，而且也不是被迫的。他认为在君士坦丁时期之前，依靠让病人痊愈、驱魔、奇异的事和教徒殉难转变的人比基督教理论和道德观转变的人更多。

除次之外，现代学者还关注对早期基督教发展的通史的撰述。主要有莱恩·福克斯，他著有《异教徒与基督教徒》，论述了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的发展过程。在书中，莱恩·福克斯论述到，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有基督教徒的美德；胁迫、不容异端学说对基督教的成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另外，芬利（M. I. Einley）的《古代经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度》和克鲁瓦（G. E. M. de Ste. Croix）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也是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重要著作。芬利和佩里安德森在书中仔细的考察了基督教的社会背景。《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除仔细的审查了古代资料外，还按时间和文化划分出了分界线。

国内学者对基督教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比较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大量著作。但更辉煌的时期是在八十年代后。中国学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及现今历史研究上，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人员就相对少了。而且这些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国内学者也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上。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出版了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专著和论文。在著作方面有王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卓新平的《基督教犹太教志》、《圣经鉴赏》；许志伟主编的《基督教思想评论》；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等等，从各个方面对早期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进行探讨。而论文也是很多的，章雪富的《基督教本土化的两种文化视野》、游斌的《保罗的神学人类学及神话话语》等等。

在对待早期基督徒的社会结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都普遍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即认为基督教在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然而，事实上早期基督徒中有很多的富人，都有房产和地产，而且也有帝国的重要官员。随着今年来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们已经提出越来越多可信的证据，证明早期基督徒并不是清一色的被压迫者。通过重新审视

和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史料，结合近代学者的研究成功，我们发现，帝国中上层人士同样有对个人型宗教的需求，他们也都有实现不了的欲望，都需要信仰的抚慰，所以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是来自上层的。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述保罗追随者的社会地位及 2 世纪前的护教士、贵族和宫廷中的信仰情况，并且试图运用宗教的一些社会学理论，以期证明早期基督教徒，并不是清一色的穷人和奴隶、社会的被压迫者。

# 一 宗教的三大理论

本章所说的宗教三大理论是指“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社会阶层与投身宗教理论和宗教的社会功能理论。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三大理论，从宗教理论上说明任何一个宗教兴起时都不可能面对的只是下层人民，包括基督教。

## （一）“被压迫者”运动理论

“被压迫者”运动理论在 19 世纪风靡一时，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正是这个理论，让当今的一些人相信早期基督教徒都是穷人和奴隶。

### （1）对早期基督教徒身份的传统看法

最早研究早期基督徒的身份的学者是 18 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基本。他在仔细查阅《圣经》和当时异教徒对早期基督徒的描述之后，认为早期基督徒是来自社会的下层，教徒们贫穷且无知。但是爱德华·基本对早期基督教的史料非常熟悉，在细致的研究后他发现异教徒对基督徒的描述可能有所偏颇。最后他断定，早期基督徒中有一些是来自富裕阶层（即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富有）的<sup>2</sup>，只不过人数太少而被忽略。但是他的这后一个观点一直都被学者们忽略。一个世纪之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成为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其中恩格斯最先对早期基督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认为，基督教在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sup>3</sup>之后，考茨基在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中继承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运动，并一度达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也写了一篇文章，把社会主义运动比作早期的基督教，认为两者都具有民主革命的精神。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古代社会的

<sup>2</sup> 爱德华·基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298 页。

<sup>3</sup>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57 页。

阶级斗争。耶稣也成为了古代社会的改革家，为改变奴隶的境域而不懈的奋斗。

《圣经》也成了变革社会的总章程。而“被压迫者”运动理论不仅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还被很多研究圣经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尤其是新教徒。保罗·阿拉德（Paul Alard）认为早期基督教徒不仅是来自奴隶们，早期基督教还导致了古代奴隶制度的衰落。学者们都认为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穷人和愚昧之人，后来教会才吸收了一些有教养、富有的教徒。只不过不太清楚的是，在早期基督教发展的近 400 年的历史中，哪个时期开始吸收了有教养的富裕教徒。到 19 世纪晚期，早期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宗教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新教徒想把基督教从天主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者想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基督教中间寻求平衡点；而废除论者努力地解释基督教与奴隶制度不一致。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基督教导致了奴隶制度的衰落。

《哥林多前书》中的一段话是“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原始资料：“兄弟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又血气的，在神面前也不能自夸。”<sup>4</sup>而且早期基督教时异教人员对基督教徒的刻意侮蔑或不了解的描述成为“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恩格斯就是遵从古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把罗马社会划分为三个阶层：富裕的人（包括大奴隶主、高利贷者和极少数的被释奴等等）、无财产的自由民和广大的奴隶。通过这种粗略的划分，恩格斯最后把早期基督教定为了奴隶的宗教。另外，当时美国奴隶制的废除，也是学者们从基督教方面寻找古代奴隶制度衰亡原因的诱因。

受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的影响及由于国内资料的缺乏，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早期基督徒属于社会的最下层，而早期基督教徒就像罗马的建国者那样贫穷和愚昧无知。所以这种看法至今都没有受到置疑。

但是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研究新约的历史学家开始否定原有的关于早期基督教运动社会基础的观点。上述观点开始受到挑战。

---

<sup>4</sup> 《哥林多前书》1: 26-30。

## (2) 对“被压迫者”运动观点的批判

E. A. 贾吉 (E. A. Judge) 也许是当今这一代中第一个置疑“被压迫者运动”的重要学者。他认为早期基督徒大都来自大城市，这些城市居民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而权利最少的农民和奴隶阶层，基督教只触及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

贾吉之后，研究新约的历史学家也渐渐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早期基督教是基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sup>5</sup>让·丹尼娄 (Jean Danielou) 和亨利·麦罗 (Henri Marrou) 认为“富有的捐助人”在教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6</sup>罗伯特·格兰特 (Robert M. Grant) 认为早期基督教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sup>7</sup>亚伯拉罕·麦尔哈比 (Abraham J. Malherbe) 通过分析早期教会作家的语言风格，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对象应该是一些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人；<sup>8</sup>杰德·泰森 (Gerd Theissen) 认为一些富有的基督徒是来自社会上层；<sup>9</sup>罗宾·福克斯 (Robin Lane Fox) 认为早期基督徒中包含有社会地位很高的妇女；<sup>10</sup>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海因兹·克雷西哥 (Heinz Kreissig) 则抛弃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早期基督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学说，认为早期基督徒主要是一些城市中的工匠、商贩和自由职业者。<sup>11</sup>

其实，对“被压迫者”运动观点的置疑不是只到了现在才开始。在 19 世纪，在“被压迫者运动”观点的盛行中，就有几个不同的声音。拉姆齐 (W. M. Ramsay) 认为，早期基督教在受教育阶层中传播比在未受教育阶层中的传播要快，它在皇帝们的宫廷中就很有影响。<sup>12</sup>与自己的大多数德国同胞不同，阿道夫·哈奈克 (Adolf Harnack) 认为早期基督徒不可能全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注意到，伊格纳提乌斯 (Ignatius) 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表示，他很担心那里的教友会干预他的殉教。所以他认为，既然伊格纳提乌斯担心有人干预他的殉教，那

<sup>5</sup> Robin Scroggs,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New Testament: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New Testament Studies 26, 1980.

<sup>6</sup> Jean Danielou, Henri Marrou, *The First Six Hundred Years*, Vol.1, Paulist Press, New York, 1964, p240.

<sup>7</sup> Robert M. Grant, *Early Christianity and Society: Seven Studies*, Harper&Row, San Francisco, 1997, p11.

<sup>8</sup> Abraham J. Malherbe, *Social Aspects of Early Christianit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9-59.

<sup>9</sup> Gerd Theissen, *The Social Setting of Pauline Christianity: Essays on Corinth*, Fortress Press, Philadelphia, 1982.

<sup>10</sup> Robin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3, p214.

<sup>11</sup> Wayne A. Meeks: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14.

<sup>12</sup> W.M.Ramsay, *The Church in the Roman Empire before A.D.170*, G.P.Putnam's Sons, New York, 1893, P57.

么教内就必然存在有财富而且有名望的成员，有能力通过贿赂或者个人的影响来干涉这件事。<sup>13</sup>

随着早期基督教史料的慢慢发掘，传统观点已越来越站不住脚。而且“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主要理论依据——《哥林多前书》中的那段话并不能作为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据。保罗只是说有能力和智慧或尊贵身份的人“不多”而并没有说一个都没有。而异教徒的描述也不能完全相信，毕竟他们是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侮蔑、不客观的成分一定存在。传统观点的支撑点不正确，观点就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结构。

## （二）社会阶层与投身宗教理论

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社会下层比富人阶层更富于宗教情愫。自近代社会科学的创立以来，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都把宗教当作是对现实欲望受到挫折的一种慰藉，当作是一种虚幻和错觉，当今流行的社会学正统理论也都认为，宗教主要是用来慰藉那些贫穷者和被剥夺者的。

但实际的社会调查却显示，教会中很少有贫穷者，他们也很少参与礼拜活动。<sup>14</sup>实际上，宗教许诺分为许多彼此独立的方面或纬度，从其中的某一或某些方面或纬度看，穷人更富宗教化，而从另外的方面或纬度看，富人则更富宗教情愫。<sup>15</sup>因此，在社会阶层状况与接受传统宗教信仰、拥有宗教和神秘经历以及个人祷告的次数之间，便存在有某种相反的或否定的关系；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社会阶层与加入教团、出席崇拜仪式、参加教堂活动以及饭前祷告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但是否相信来世或是否认为有天堂的存在，则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没有任何联系。这一发现已被纳入到关于权势或阶级地位与宗教信仰（Religious Commitment）方式之间相互关系的三个命题之中。

在人们对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感到无能为力时，宗教确实能够起到一种慰藉的作用。人生不如意之十之八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遗憾，穷人如此，富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侧重点不同。穷人想得到现实的物质享受，富人忧

<sup>13</sup>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Vol.1, New York, 1908.

<sup>14</sup> Rodney Stark, "Class Radicalism and Religious Invol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964, p698-706.

<sup>15</sup> Rodney Stark and Charles Y. Glock, *American P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虑死亡和永生。而宗教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事业，它能够为它的成员提供直接的“报酬”，即能够给人们地位、收入、自尊、社交、娱乐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东西。宗教也能消除人们对来世担忧的那种痛苦，给人安慰。因为没有人能够在现世直接获得永生，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而且还须等到来世才能得到，而这所谓的来世，也只有通过宗教的途径才能认知。

上述分析可以用三个命题表示：

1、体或团体的权势与宗教组织的控制以及从宗教组织获取报偿之间存在着“肯定”的联系；

2、个体或团体的权势与把宗教当作对现实报偿的慰藉之间存在着“否定”的联系；

3、不论社会权势与地位如何，个人和团体都倾向于把宗教当作对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报偿的一种慰藉。<sup>16</sup>

第二个命题反映出了“宗教是用来慰藉贫穷者或被剥夺者的”传统理论特点；第一个命题表达了对特权的宗教解释，可用来说明在传统的宗教组织中，为什么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相对较少，我们可称之为宗教信仰的“重现世”或“教会式”向度；第三个命题则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普世性”特征，因为它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有实现不了的欲望，都需要信仰的抚慰。这一个命题说明了上层也有宗教诉求，也需要信仰。

而在现实中，当一个宗教世俗化到不再能满足信众普遍的宗教诉求时，也就是说，当宗教组织变得不再具有超自然性时，它们也就无法满足社会上特权群体的宗教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权群体就会寻求新的寄托。而最先意识到传统信仰的可行性是否出了问题也总是社会优越分子。例如美国最近新兴起的几个属于膜拜团体(Cult)<sup>17</sup>的新教派，这些刚刚兴起的膜拜团体成员都是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的。<sup>18</sup>

所以，一个新兴起的具有超自然性的宗教同样能吸引社会的富裕阶层。基

<sup>16</sup> Rodney Stark,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3-44.

<sup>17</sup> 膜拜团体属于新信仰，因为与现行的宗教规范格格不入，所以容易引起很大的敌意，除此之外，还在很多方面与早期基督教相似。

<sup>18</sup> Rodney Stark, 前引书, p52.

基督教兴起时就有对“来世生活”的学说。基督教宣扬灵魂永生，相信末日来临时基督将带着大队公德圆满的圣徒和少数逃脱逃亡或神奇地得以复活的一些人，同来治理人世，审判世界。这个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将遭受最可怕的灾难袭击，西庇阿和恺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便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座山之城，连同它的宫殿、它的神庙和它的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火和硫磺的巨泊之中。在审判完世俗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复活之后，基督将带来人类进入幸福的天国。天国是一座用金子和宝石做成的城市，而且附近的郊区都超现实地的堆满谷物和美酒；这里的人民幸福和善良，可以自由享受那自天而降的物产，而且绝不会受到任何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限制。基督教宣扬，只要接收福音教的信仰并遵守它的教条，便保证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对来世的解释，罗马传统宗教和哲学都不没有基督教那样完美。异教关心的只是今世的幸福，而对于来世的生活毫无所知。哲学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努力只不过是模模糊糊地向人指出，人们有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愿望、希求或至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相比而言，信仰基督教好像是最完全、最明智的选择。因而，早期基督教不可能不吸引帝国的富裕阶层。

### （三）宗教的社会功能

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世界的每一种文化中，我们都能发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宗教。社会学家经过对宗教普遍存在的原因研究后，普遍认为宗教具有能满足人类社会的某种需求，客观上有规范社会的作用。如果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不能提供一种功能的话，它就会消亡；而且，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社会模式，都根植于人类的内在需要。

所有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内驱力，都必须以一种不能引起社会混乱的方式得到满足，如饥饿驱力、性驱力以及排泄需求等，都是以某种为社会所掌控的方式得到满足的。一个人不能随意找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性要求，会有特定的规则指定某些人可以或不可以成为可能的性伙伴。未得到性伙伴的同意（强奸）或性伙伴的血缘关系太近（乱伦）是社会所确立下来的最常见的禁律之一。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控制人们获取食物的方法以及堆放排泄物的地点也厉害



攸关。因此，所有社会都是由各种制度——满足人们需要的规则——构成的，人类需要和内驱力的满足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冲突或混乱。<sup>19</sup>宗教便是这各种制度中的一个。

“宗教并非产生于人类的沉思或反省，也不是产生于幻觉或误解，而是产生于人类生活的现实不幸，产生于人类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冲突”。<sup>20</sup>因无力控制生存环境而导致困惑，邪恶和不幸又让人备感无助，宗教则可以让人感到有一种比自身强大的力量和希望。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需要去应对死亡所引起的忧虑和绝望。对现世的贪恋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无奈和绝望的事情，而这可能就是宗教信仰的最主要源泉。尽管不同的宗教应对死亡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所有的宗教都有包含某些减缓死亡忧虑的信仰和仪式。

宗教的功能是能满足人类个体或社会这个整体的需求。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就必须维持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和持久不变的价值观和信仰模式。而宗教可以加强整个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对地狱的恐惧、触犯神明后的焦虑，或者对恶魔诱惑的担心等，都有助于保障社会的一致。正式的法律制裁并不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宗教作为某种社会模式，能够满足人类或社会整体的需要，能够对人类或社会起到规范的作用。所以，一个宗教不是专属于某一部分人。经历了几千年的基督教在兴起时不可能只吸引了穷人和奴隶，他们只是人类或社会的一部分。对人类或社会有规范作用的基督教同样对富人也有规范作用。

---

<sup>19</sup> Keith A.Roberts, *Relig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Dorsey Press, Chicago, 1984, p40.

<sup>20</sup> Bronislaw Malinowski, "Culture"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IV, Ed, by Edwin R.A.Seligman and Alvin Johnson, Macmillan, New York, 1931, p641.

## 二 基督教兴起时罗马社会中的宗教需求状况

基督教进入的并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当其兴起时，除了罗马帝国的传统宗教，在罗马社会还有从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引入的各种各样的新宗教。罗马人们寻求强调个人倾向的宗教。他们努力从这些新宗教中寻找传统宗教不能满足的这种宗教需求。帝国初期，对个人类型的宗教的渴望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精神状态。

### （一）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结构状况

随着罗马帝国大统一局面和经济发展的变化，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结构与共和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同，这时的社会状况要复杂的多。所以，在了解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宗教需求之前，我们应该首先熟悉社会的结构状况。对罗马社会结构的判断，大部分人是从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去分析。本章打算借助于大部分学者都采用的标准，即等级（Class）、地位（status）和权力（power）。

等级实际上就是指财富（wealth），是进入市场的途径、制造产品的手段。“财富”着重强调职业（或获得财富的方法）和社会条件。在某些情况下，“财富”可代替“等级”。在罗马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有明确的财产划分。一个人要想跻身于上一个阶层，那么他的财产必须达到那个阶层所规定的数目。比如说，贵族的财产必须达到 1,000,000 塞斯特斯（sesterces），而骑士必须达到 400,000 塞斯特斯。<sup>21</sup>“财富”和“职业”成为判断一个人等级的两个标准。

地位是指一个人所受到尊敬、社会威望、拥有的权力和出身等。<sup>22</sup>地位是判断一个人的阶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因为有时候很富有的人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不相符。而有些地位很高的人却很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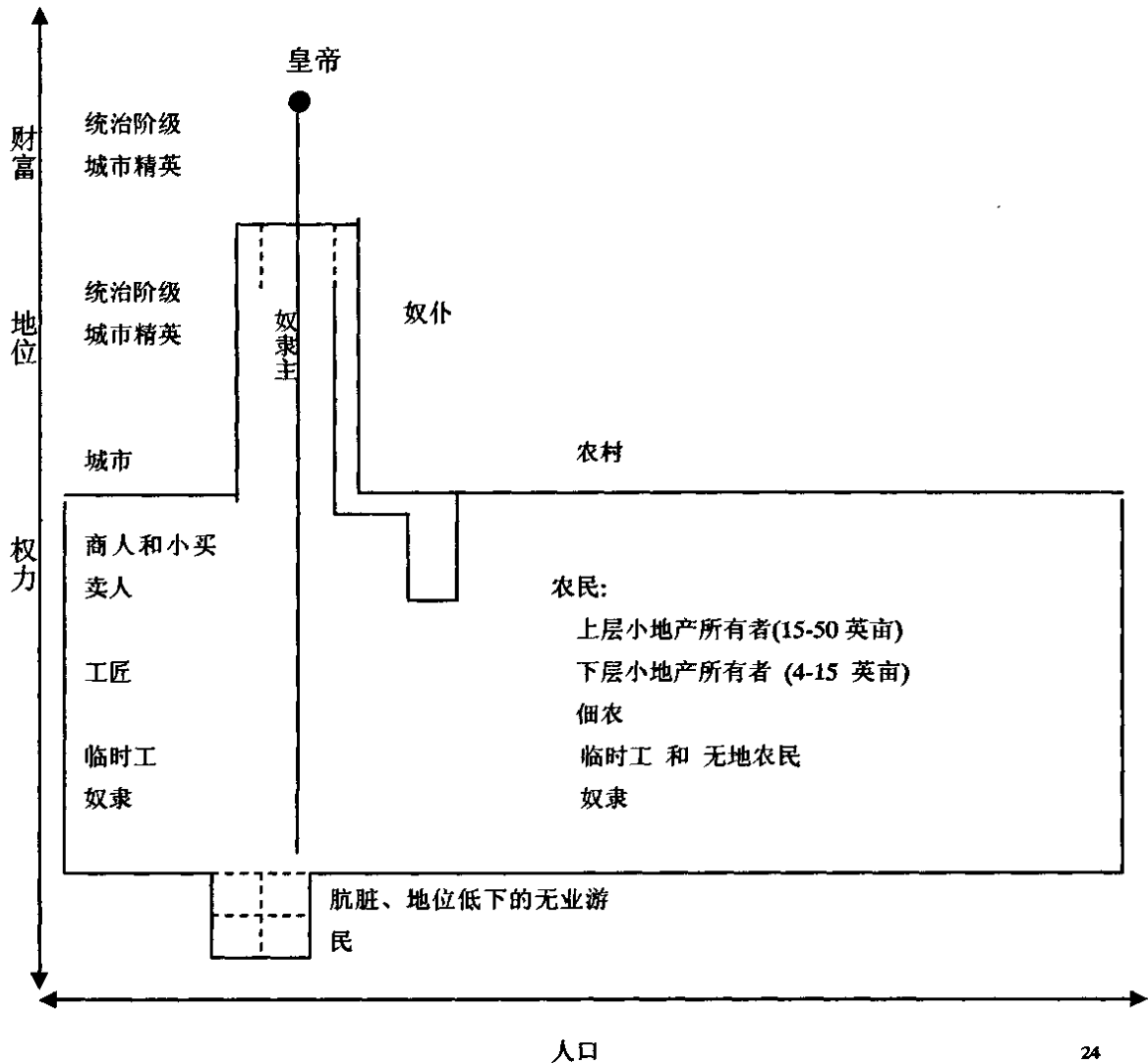
权力主要是指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能力或者是避免被他人控制的能力。<sup>23</sup>它的范围很小，一般是指政治权力。在古代世界，金钱和权力几乎是成正比的。它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

<sup>21</sup> William G.Sinnigen, *A history of rome to A.D.565*, New York, 1965, p273.

<sup>22</sup> Runciman, *Class*, 30, 43-48.

<sup>23</sup> Runciman, 前引书 ,48-53.

等级、地位和权力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的三个重要标准，三者相辅相成。按照这三个标准，罗马社会划分如下：



从上图分析可以看出，罗马社会不再是简单的奴隶主、农民和奴隶的划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小买卖人、工匠的地位提高，和有地产的农民组成了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处于最底层的是无业游民、暴民和奴隶。

随着罗马帝国政局和生存环境的变化，罗马社会的宗教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 (二) 基督教兴起时罗马社会中的宗教需求状况

奥古斯都对帝国的统一，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四海生平的局

<sup>24</sup> James Malcolm Arlandson, *woman, class, and societu in early Christianity*, Hendrickson, 1997, p22.

面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使人们很容易地从帝国的一边到另一边。罗马的官员和军队能到帝国的每一个地方。各种各样的商人进行着他们世界性的贸易。工匠、冒险者和追求快乐的人，能自由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能满足他们利益的机会。就地理上而言，罗马社会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结的网络。而联系方便的一个重要社会影响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自由地融合。在罗马军队中、在一个奴隶主身旁的奴仆之间，或者在大城市的一个贸易中心内，一个高卢人会发现他身边挨着一个犹太人、埃及人、西班牙人或希腊人。一个来自亚历山大的到处行走的商人可能会同一个亚洲人或印度人赶路。在以弗所（Ephesus）、塔苏斯（Tarsus）、亚历山大、波特奥里（Puteoli）、布伦迪辛（Brundisium）的码头，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相互碰面和混合。在新的条件下产生的利益面前，民族性格的不同、语言的不同、宗教的复杂和文化的不同已不成障碍。

随着环境地改变，罗马人们也有着与以前不同地体验。以前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家乡，他们受到传统的保护。他们认为保护他的祖先们的当地神灵也会保护他们。但是现在他们已走出了家乡，通过地中海世界的这几条路径寻找他们的财富或命运。有时他们的努力会获得成功，但是也经常会遇到严重的失败。现在食物、房子及能给生活带来快乐的那些东西的获得主要依靠个人的努力。随着他们新的环境中寻找新的帮助和适合的新保护措施，他们有了自己的责任。他们遇到了依靠传统的做法不能完全解决的难题和危险。就他们的当时的状况，他们需要对他们的行动能有新的指导，需要确保他们能成功的新援助和在他失败期间能支撑他们的新慰藉。老的规定、旧的管理和旧的确保的形式都逐步的被取代，因为新的社会形成了适合它自己发展的方向，且建立了适合它自己需要的社会结构。他们结交新的朋友、处于一个新的社会、需要信仰一个新类型的宗教、需要新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变成了一个新人。<sup>25</sup>

不管生存环境怎么变化，罗马人们怎样变化，罗马人们始终都迷信超自然力量。罗马人民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由更强大的力量控制的世界里，它能触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们不能感知的地方，而人们自己的行动能引起它的喜

---

<sup>25</sup> Shirley Jackson Case, *The Social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5.

怒。因而人们不仅仅处在他同他同伴的社会关系中，而且他的环境也包括他同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如果建立的社会秩序能包括所有的方面，那么它一定不仅包括人类和人们想出的求助和管理的方式，也包括那看不见的世界的力量。所以，罗马人们任何时候都热衷于修建庙宇，节假日到庙宇中敬拜，以至于，罗马著名的学者卢克莱修认为，宗教成了人们心灵中的一个沉重负担。在整个罗马帝国，人们到处建立机构，在这些机构里人们希望通过举行一些国家仪式及献祭于几个特定的神而确保得到神的帮助或免除危险。那些宗教活动频繁地举行且备受欢迎。罗马人们不厌其烦地从外地引进一个又一个神灵。到基督时代开始时，罗马宗教已像罗马社会那样完整和复杂了。罗马人希望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神灵的保护。

但是那些宗教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国家或一个群体的利益，这种类型的宗教任何时候都不会给个人提供单独进行崇敬活动的机会或培育个人的责任心。

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人们需求个人类型的宗教。很多人急切的需要神能保障他们的平常生活。他们急切地寻找对不肯定的行为的指导和对不明白的事的启示。他们期望能得到保护而免受危险，期望得到对他们损失的补偿，而且他们的满足使他们在超自然的威力面前感到畏惧和感激，超自然的威力被相信统治着他们的生活。由于人们被卷进了帝国的具有世界性特点的社会，所以越来越迫切的寻求超自然力量对个人的指引。当一个人是埃及某一行省的居民或西班牙某一村的农民或希腊一小镇的商人，这个人的需求可能不会超出他们社会能提供的范围。但是当一个人埃及人、西班牙人或希腊人离开故土变成与别人竞争更大的安全生存空间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时，这个人就倾向于需要一种新的更为个人服务的宗教。

在很早时候，宗教中这种强调个人的倾向在整个罗马社会就已占了主导。一个打算旅行的绅士、一个想建立新工厂的商人或计划做军事远征的皇帝都会征询神谕、求助于占卜或被证明是有用的玄奥方法以便于他们能知道时间是否有利和应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过程。他们期望能了解那神秘的力量对他们个人的事是怎么认为的。得病得罗马人不是去找医生而是去找巫师或能治病的神灵。这种类型的宗教活动在特征上不断增强个人化，好像把个人带进了与那控制他

们生活的超自然威力的关系中。

但是对于罗马人们来说，那些宗教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类型的宗教并不能提供巩固个人与这位神的私人关系的凭借的手段，以使信仰者保证一个选定的神是属于他自己的及他自己是一个有威力的神的所有物。再者所有的传统性的求助都没有得到满足。灾难仍可能降临到某一个人所在的群体，尽管有神庇护。而且当灾难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非常无助。一个人没有方法拯救自己，因为只有集体安全没有个人安全。甚至在生活非常困难时向神做出的特别求助也常常是令人失望的。神灵并不是总是降临富足给信仰者；他们也并不是总是把那些患病者治好；很多人在神指示的道路上遇到了失败；所有的人，不论他们是否信神，最后都有一个命运即死亡。如果在生活中不能实现更有效的救助，那么在其他的领域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寻求救助？人类斗争中的注定的失败带来的仅仅是绝望，除非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得到成功和快乐的补偿。

罗马世界的人们对这种类型的宗教的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基督时代开始的前两个多世纪，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注重那些宗教价值的几种不同的神秘宗教已在地中海广为流传。希腊很早就以得墨忒耳(Demeter)的神秘的宗教仪式而闻名，它最初只是在爱琉西斯(Eleusis)进行庆祝的，但是被雅典吸收后就成了一个国家宗教。有着详细而精确的仪式的依洛西斯的秘密仪式是如此备受尊重，以至于不仅仅是下层民众还有很多的古代世界上最上层的人甚至包括皇帝都追寻它们。不太流行但通过举行仪式或参加其他典礼能相当有效的感觉拥有私人宗教的是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神秘宗教仪式。一个人可能加入萨莫色雷斯(Samothracian)及没有多大名声的类似宗教，它们在希腊人中很流行而且在帝国时代仍然兴盛。

小亚细亚也为罗马世界贡献了几种神秘的宗教。到基督时代开始时，西布莉及她的男同伴阿提斯(Attis)连同他们的狂欢典礼已经在帝国的宗教生活中有很大的知名度。另一个小亚细亚神和西班牙女神的仪式也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在地中海最东部附近及埃及对阿佛洛狄忒和阿多尼斯的信仰非常流行。最著名的神秘宗教之一就是来自埃及的众所周知的对女神伊希斯和她的丈夫奥西里斯

崇拜的仪式。1 世纪下半叶又增添了波斯的另一个神秘宗教密特拉神宗教，密特拉神注定成了帝国最受欢迎的神之一。如果一个人要把帝国早期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历史定为“神秘事物的时代”，这也不仅仅只是夸大。<sup>26</sup>

总之，“希腊主义宗教中有趣的情况是，他们描绘了这个世界，基督教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这个世界不仅为基督教在其中传播开来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媒介,在某种意义上，还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人们正在寻找不同神灵和对不同神灵崇拜背后必然存在的那种统一性，恰恰正是亚历山大把全人类都称作一个父亲的儿子；而罗马内战的可怕的大动乱，极度地强化了这股已经存在地追求救世主地强烈愿望；许多人已经在人类范围以外去寻求这个救世主。”

<sup>27</sup>

对个人类型的宗教的渴望，成为罗马全社会的需求。1 世纪出现的基督教正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满足了罗马人们的宗教需求。所以在这种环境产生的基督教必然也吸引着富裕之人。

---

<sup>26</sup> Jo-Ann Shelton, *As The Romans Did: A Sourcebook in Roman Social History*, p394-395.

<sup>27</sup> Tarn W.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London, p360.

### 三 保罗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地位探析

“被压迫者”运动理论的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保罗追随者们的社会地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保罗的追随者不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穷人就是奴隶。事实并非如此，保罗的很多追随者都是来自富裕阶层。

判断早期基督教徒是不是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看看：1、是否担任社会公职或教会职务；2、有房子；3、对保罗或教会有物质的资助；4、能够旅行。<sup>28</sup>

#### （一）保罗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地位

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保罗，就拥有罗马的公民权，而且拜犹太地区最有名的经学家为师，在耶路撒冷接受最正宗的犹太教育。保罗在传教中利用了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避免了传教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保罗决不属于社会的下层。

另外，保罗的追随者也不是清一色的“下层人们”。在保罗与他的门徒的通信件中，保罗共提到65个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使徒行传》中都有提到。另外还有13个没有姓名的信徒和不知道名字的一家人。所以保罗的追随者有将近80个人。《圣经》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保罗追随者的社会出身，但仔细查看那些仅有的资料，我们仍能了解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社会背景。

科林斯的亚该古(Achaicus)(《哥林多前书》16:17)，福徒拿都(Fortunatus)(《以弗所书》)，夸图(Quartus)(《罗马书》16:23)，路求(Lucius)(《罗马书》16:21)，腓立比的革利免(Clement)(《腓立比书》4:3)，在罗马的地方名字里都有拉丁名字。<sup>29</sup>拉丁语主要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这就表明他们的家族可能是这个地方最早的罗马移民者。因为如果他们只是科林斯的居民，根本不可能有意大利的某个地方特有的名字，除非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而后来又移民到科林斯。例如鲍瓦斯克(Bowersock)，他是一个

<sup>28</sup> Gerd Theissen, *The Social Setting of Pauline Christianity: Essays on Corinth, Fortress, Philadelphia, 1982*, p73-96.

<sup>29</sup> 同上,p56.



意大利人，后来作为移民到了希腊。而那些首批移民者家族通常在当地都很有地位。另外，从名字上我们还能猜测出，有着希腊名字的友阿嫡（Euodia）和循都基（Syntyche）是腓立比的商人。她们是保罗的追随者中有独立行使权利的人。另外一个有拉丁名字的是德图（Tertius）。从他替保罗代笔写信，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专业的经师，或至少是个熟练的经师。<sup>30</sup>

犹该（Gaius）是一个善良的罗马人，他不但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保罗传教，而且还负责科林斯教会成员聚会的膳食。<sup>31</sup>很明显，他相当富有。基利司布（Crispus）是科林斯教会的管理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教会中很有威望。而且在科林斯传教时，保罗只给他们两个单独施洗。<sup>32</sup>此外与他们一起被保罗提到的还有司提反（Stephanus）。他的家族是科林斯地区第一个改信了基督教。司提反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从他的希腊名字可以看出他不是科林斯本地人，他或者是希腊人或者是希腊移民，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可能不属于当地最高的。他同亚该古和福徒拿都一起去看望了保罗，说明他经济上能负担得起，但也可能他们是由教会出资受教会委托去看保罗的。另外，保罗在信中两次提到他，说明他的家族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从他对教会帮助的企图来看，他更像是教会的资助者而不是偶然的善举。尽管司提反不像犹该和基利司布那样富裕，我们也能看出他也相当富有，在教会中的威望与前两位等同。

在科林斯教会成员中，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教徒就是以拉都（Erastus）。很多的早期基督教研究者都认为，他是科林斯教会成员中社会出身较高的教徒。但是究竟是什么阶层的，学者们争论不一。但是在发现的一本拉丁语的《圣经》中记载“以拉都出资为一座剧院的东院铺路后，宣称他这么做是为了竞选科林斯的市政官<sup>33</sup>”。后来以拉都真的担任了一个官职。但有些人认为他担任的不是市政官，而是官职比市政官小的、是由骑士担任的度支官。<sup>34</sup>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职位。在《罗马书》的记载中，以拉都担任很重要的官职，而且不久又被选为市政官。<sup>35</sup>不管怎么说，以拉都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且非常富裕。

<sup>30</sup> 《罗马书》16: 22。

<sup>31</sup> 《罗马书》16: 23。

<sup>32</sup> 《罗马书》16: 23。

<sup>33</sup> 在移民地区，每年会选举两个市政官，市政官是移民地区最高行政官之一。

<sup>34</sup> Gerd Theissen, 前引书, p59.

<sup>35</sup> 《罗马书》16: 23。

同样在科林斯，还有百基拉 (Prisca) 和亚居拉 (Aquila)。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们是保罗对外传教的途中遇到的。<sup>36</sup>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中都提到他们家中的基督教团体。而且这些人可为保罗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百基拉和亚居拉是犹太人，曾居住在罗马，后因克劳狄皇帝下令驱逐犹太人而离开了罗马，他们是帐篷制造商。<sup>37</sup> 从以上信息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百基拉和亚居拉非常富有，他们能从一个城市顺利地搬到另一城市，且在三个城市中都购买了相当大的房子；他们能资助保罗的对外传教，能资助基督教团体。他们的职业虽然不高，但也不是最“下贱”的。<sup>38</sup> 他们是工匠，但却不受制于人，按照古代的标准，他们经营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工厂。而且他们很有知识，熟悉希腊罗马文化。《使徒行传》中，保罗不只一次的把百基拉的名字放在她丈夫的前面且大部分只提及百基拉，这些说明她的地位可能比她丈夫要高。

在保罗的追随者中，另外一位比较有名的女性就是非比 (Phoebe)。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到：“她是坚格里的女执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身份的态度去接待她。无论她在什么事上有需要，请你们都帮助她；因为她曾帮助过许多人，也帮助了我。”<sup>39</sup> 从保罗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非比是经济独立的女性，因为她帮助过很多人，而且还是教会的执事。她到罗马可能也因自己做买卖的需要，而并不仅仅只是为给保罗带信。妇女中还有一位名人就是吕底亚 (Lydia)。她是经营从东方进口上等不料生意，在腓立比遇到保罗并改信了基督教，并把保罗一行人邀请到家里住。所以她非常有钱，而且还有一套房产。从她的名字、出身和职业可以看出，她属于腓立比的上层——意大利的移民者。有些学者还认为，吕底亚是贵妇。<sup>40</sup>

保罗在《罗马书》16: 13 问候鲁孚 (Rufus) 及他母亲 (她住在罗马)，说她也是保罗的母亲。保罗称她为“母亲”，说明鲁孚的母亲可能救助过他，那么她就可能到过东方且住过一段时期。也就是说她也有很多财产。我们可以更有

<sup>36</sup> 《使徒行传》18: 2f.

<sup>37</sup> 《使徒行传》18: 2-3.

<sup>38</sup> James Malcolm Arlandson: *woman, class, and socie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Hendrickson, 1997, p22.

<sup>39</sup> 《罗马书》16:1-2.

<sup>40</sup> 威利斯顿·沃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把握的断定马可（Mark）的母亲玛利亚的地位。根据《使徒行传》12: 12，玛利亚在耶路撒冷有一所房子且能给教徒们的聚会提供膳食和住所。另外，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拉丁姓氏，说明马可家族在当地很有社会威望。

给保罗很多帮助并曾陪保罗传教的巴拿巴，他是保罗追随者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其实他信仰基督教比保罗要早，保罗也可以说是他的追随者。对于他的出身，保罗的信件中并没有明确的提到。但是在《哥林多前书》9: 6，保罗说道“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去做工吗”。保罗的口气就像地位极其高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他们的工作很值得肯定。另外，在《使徒行传》记载中，巴拿巴是把自己的田产买了而加入到教会中，他拥有一个农场。

亚波罗是早期基督徒之一，也算是保罗的追随者。他是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很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他到以弗所传教，后又到亚该亚传教<sup>41</sup>。所以，亚波罗应该受过专门的讲经训练，他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表明他还是有财富的。

保罗的追随者中有奴隶，但也有奴隶主，例如腓利门（Philemon）。他是哥罗西城的富裕且很有教养的基督徒，有一座能容纳足够多人的房子。他至少有一名奴隶。因为在《腓利门书》中，保罗为他那名曾经逃跑后来皈依基督教的奴隶欧尼西幕求情，希望腓利门能饶恕他。

总之，保罗的追随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贫穷之人但也有富裕、有权势之人。其实他们情况从保罗的一些信件中也能反映出来。保罗的追随者很多都是哥林多教会的成员。百基拉和亚居拉就与哥林多有关，基利司布、该犹、司提反、矶法和以都拉也都是哥林多教会的成员。

### （三）从《哥林多前书》看保罗追随者的社会结构

《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内容主要是劝勉教徒和回答教徒提出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的教友们由于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已皈依基督教，

<sup>41</sup> 《使徒行传》16: 24-27。

但彼此之间相处的并不和谐。<sup>42</sup>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中的争吵与分歧显示出信徒们文化上的差异：亚波罗（Apollos）代表的是受过教育的信徒；矶法（Cephas）代表的是传统的犹太人；而保罗则面向普通大众。保罗请求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知识的信徒，不要相信人的聪明智慧，而应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这很可能意味着在科林斯的教会中，那些社会地位稍高的人瞧不起地位低的教友。因此，从 1: 18 到 2: 16，保罗便开始谈论人的智慧问题，并引用经文“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很有可能就是针对教会中那些自恃拥有智慧的人而言的。

“自负”问题仍然是后两章的内容。一些人所以会自以为了不起，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神秘的启示，但同样有可能的是，按照世人的标准，他们高人一等。《哥林多前书》描述如下：你们不可“自高自大，看重这个，瞧不起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为王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赤身露体、挨打。没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今天，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sup>43</sup>我们把“饱足”、“丰富”与“饥渴”、“赤身露体”相对照，就明显的看出教友之间存在贫富差别。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中，保罗告诚信徒不要彼此告状：“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兄弟”。“他们相争，必定是有财产才争的，这些彼此告状的人应该属于有产者。德里克·提德保尔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sup>45</sup>

《哥林多前书》还写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作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己更好。因为作奴仆

<sup>42</sup> 《哥林多前书》7: 22; 3: 4。

<sup>43</sup> 《哥林多前书》4: 18; 4: 6-8; 4: 11-13。

<sup>44</sup> 《哥林多前书》6: 1-8。

<sup>45</sup> Derek Tidball,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A Social Analysis*, p100.

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sup>46</sup>可以看出，保罗从未把人的社会地位看作是入教的障碍，早期基督教会也不可能由清一色的贫困者构成。

所以，哥林多教友的社会成分是形形色色的，但中产者控制着教会，成了教会的领袖。保罗“哥林多书”的对象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这些“中产者”，鼓励他们克服自身的缺陷，放弃他们世俗的自负。哥林多教会是早期基督教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它建立得比较早，结构也很完善。一落叶而知天下秋。从哥林多教会的社会构成，可以粗略地推测出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构成。

从上述追随者的论证可以看出，保罗的追随者的社会构成是复杂多样的，绝不仅仅只是贫穷的社会下层，而是含有一些富裕及几个相当数量的有影响的人物。

---

<sup>46</sup> 《哥林多前书》7：20-22。

## 五 早期基督教中的上层信徒

在《辞海》的记述中，上层社会是指社会成员中地位高的那一部分人。实际上，对“上层社会”的界定，学者们众说纷纭。这个概念也主要是用于研究现代社会。在罗马社会，“上层社会”主要是包括地方议员以上的人及拥有议员资格的人，从广义上来讲，上层社会主要指那些富有、有教养的人。<sup>47</sup>是不是上层社会的人真的跟早期基督教无缘呢？早期基督教徒真的没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吗？事实并非如此。

### （一）早期教会中的知识分子——护教士<sup>48</sup>

早期基督教并非纯粹是社会下层民众组织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存在，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基督教的护教士们。

第一位护教士是夸得拉都 (Quadratus)，可能是雅典人。大约在公元 125 年他向罗马皇帝哈得良上书为基督教辩护。约公元 140 年，雅典基督徒哲学家阿里斯蒂德 (Aristides) (约公元 145) 上书安托奈纳斯·派厄斯皇帝护教。约公元 153 年，查士丁 (死于约公元 165 年) 在罗马写下了最著名的护教文章。他的学生塔提安 (死于约公元 180 年?) 也是护教士，曾将四福音书合编为著名的《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此外还有撒狄城主教美里托 (Melito)，在 169 年至 180 年间曾撰文护教。阿特那哥拉斯 (Athenagoras) 约公元 170 至 180 年写作书信，护教文流传至今。还有《致狄阿格内图书信》也属护教文一类。公元 2 世纪末的护教士则有克雷芒、德尔图良和奥利金。

护教士运用希腊罗马的思想资源为基督教辩护，固然有将基督教信仰思辨化的倾向，更主要的是为了捍卫基督信仰的至上性，强调信仰高于哲学。基督教被希腊罗马文化同化的时候，也就是希腊罗马理性思辨介入到信仰空间并以此形成希腊式的信仰进路之际。哲学固然不能改变基督的信仰，却改变了关于

---

<sup>47</sup> Dimitris J. Kyrtat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Early Christian Communities*, Verso, London, 1987, p100.

<sup>48</sup> 对基督徒的种种责难，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仇视态度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起而为之辩护，这些人被称为护教士。

基督信仰的理解进路。

基督信仰的进的进路至少包含着下述几个层面。第一是逻各斯基督论，这首先出现在《约翰福音》中，继后有查士丁的著作，并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及其他的护教士中成为主导的神学形态。其次，早期教会信仰的独一神论的色彩依然明显。护教士并不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与父同等的地位，而是强调神性统一性。阿泰那哥拉斯尤为明显。这可能与罗马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抨击有关，因为他们批评基督教把耶稣和上帝放在同等的地位，影响罗马帝国的一神主导下的多神崇拜。早期护教士特别强调基督教的神观是独一神论，这可以视为是三一神学的早期阶段，同时也说明基督教对于基督——逻各斯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犹太传统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三，基督教“人观”受到希腊思想的重大影响，他们喜欢从躯体——灵魂二元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按照希腊人所谓的教育和净化的观念来理解人的救赎。所以，当基督教日益进入希腊罗马的社会形态的同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由犹太传统向希腊主义转变的时期。只是在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家还处在谨慎的探索之中，希腊和西伯来两大传统的张力依然明显。

在早期护教士中，雅典的夸达图被称为后使徒护教士之父，他写了《致哈得良》，反驳帝国政府和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把基督教看成是巫术和秘教。他认为耶稣行奇迹不是因为他是巫师，而只能证明他是教主。不久，又有一位护教士，《彼得教诲录》的作者，更积极地批评异教徒和犹太人，指责他们的傲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崇拜上帝，但他们崇拜的只是天使。而耶稣基督，就如保罗在《歌罗西书》一章 18 节所称的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sup>49</sup>

查士丁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护教士，他的《护教文首篇》和《护教文次篇》都保存下来。那时由许多民间传闻，说基督教徒在夜间聚会上沉湎于食人肉和乱伦行为。查士丁予以驳斥，“就我们来说，为了免却一切不义和不敬之故，我们曾受教导，把新产生的儿童丢弃是恶人们的所为：第一，为了我们看到这样被丢弃的几乎全数(不单是女婴，还有男孩子)皆被送进妓院。像古人据说是

<sup>49</sup> 《歌罗西书》1: 18。

为了畜牧牛羊和马一样，你们现在养育儿童也无非为这种可耻的用处；而为了这种不净，无数子女，阴阳人，和那些犯有不可告人的恶行者，都可见之于所有国家。但你们雇佣这等人，接受他们的税款，其实你们应当把他们放逐处境的。凡使用这样的人，除掉不信神，不名誉和犯奸淫之外，可能也和他自己的儿童，亲戚，或兄弟性交。有些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女和妻室作娼妓……真的，你们公开所做和称赞的一些事，好像神的光明已经被掩盖而熄灭一样，就是这种事你们推在我们的身上；你们这种诬告，事实上对我们一无伤害，因为我们不做这样的坏事，而伤害只加诸于那些做此事而又作假证诬告我们的人。”<sup>50</sup>

查士丁进一步指出，基督徒被审判定罪，不是由于他们是无神论者，也不是由于不忠诚，而是由于他们信奉基督教教义，有基督教徒之名。仅以基督徒之名就定基督徒有罪是不公正的，因此他要求公正的调查，“单就一个名称来说，除非凭那含在这名称中的一些实际行为之外，无决定其为善或恶之可言。真的，就我们所受控告的名号来判断，我们实为最优秀的人物。但是我们以为单就名号而被人判处认为作恶是不公正的，同样，就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不被查出了任何罪，不论在称号上或行为上，则你们的分内事要极其小心，免得为你们招来不公正的惩罚，因为对那并不犯罪之人作不公正的处罚，因为不论赏或罚，均不能从名号中来，而只有从行为中才能合理地施行出来……假如被控告者否认那名号，说他不是‘基督徒’，你们便释放他，认为他并无作奸犯科的证据；反之，如果任何人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你们便为了这个承认而惩罚他，而当那人被问及的时候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在另一方面，那些实践邪恶生活的人，给机会给一些人，不加思量，而控诉一切基督徒都是亵渎神明且是邪恶的。”<sup>51</sup>因此，在众多的罗马宗教中，只有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有神论者、一神论者。他们相信基督这上帝的独生子和先在的逻各斯，他们既受旧约众先知的启示，也受希腊哲学家的教诲，基督预言的应验和他的卓越教义的实现，证明基督徒是完全清白无辜的——只有那些被恶魔蒙住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最后，查士丁还回应了基督是巫师的指控，“或者有人向我们提出下列的问题：何以不称说你们所认为的基督，不是出生在世人中间的一个常人，而只是

<sup>50</sup> Justin, *I Apologist* 27.

<sup>51</sup> Justin, *I Apologist* 4.



凭着邪道巫术才做了你们所称为大能的事，藉此而被称为上帝之子呢？为免这样，我们现在要提出证据来。我们不是专凭自己的主张，却是不得不给那些预言他来的先知所说服，因为他们所说的远在所行的奇事以前，而我们亲眼见到那些已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恰恰跟先知们所预言的一样，我们认为这，甚至对你们也将显为最强有力和最可靠的证据。”<sup>52</sup>在接下来的三十一章至五十一章中，查士丁运用圣经上的大量证据说明基督的历史事件有着旧约上的大量预言，是可以理性地检验的。

在查士丁看来，基督徒是一群非常克己，非常自制的有着希腊式美德的人。他在谈到基督教不遗弃儿童的问题上说，不遗弃儿童的一个缘故是“恐怕他们之中有不被拾起而死亡了，这样我们便成为了谋杀犯了。我们若婚嫁，是为了可以养育儿女；若不结婚，便自己节制。为了使你们理解，男女杂交绝不是我们奥妙行为之一；我们当中曾有一人，不久以前，上书亚历山大里亚总督腓立斯，请求准许外科医生把他阉了，因为那儿的外科医生禁做这样的事，除非获得总督的特许。当腓立斯拒绝签发这一许可证之后，这位年轻人一直独身，自甘依其自己的和其同信者的良心而生活。我们以为这样这里可以提到安提努之事，他曾生活至晚年，而大家由于畏惧心之故，都崇拜他如神……”<sup>53</sup>正因为基督徒有着道德和信仰上的至高的要求，因此他们是帝国境内最顺服的公民，“我们比所有的民众都更爽快地付清通常税收及临时的特税给你们所委任的官员。这是按照他的教导，因为当时有人来到他的面前，问他，我们应该纳税给恺撒吗？他于是这样回答他们：‘恺撒的物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马太福音》22：21）所以单纯把崇拜献给上帝，但在其他事上，我们很乐意侍奉你们，因为我们承认你们为世人的君王和统治者，我们并祈求上帝使你们不但有统治权力，但也有健全的判断。”<sup>54</sup>

与查士丁同时代的护教士还有撒迪斯的美利托（Melito）（鼎盛时期为160—180），他也是犹太人。与查士丁不同，他更倾向于从犹太传统的角度解释基督教，更接近独一神论，而非查士丁的从属论式的三一论。美利托的辩护包括两个方面，既与犹太人争论，又呼吁皇帝容忍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哲学和奥

<sup>52</sup> Justin, *I Apologist* 30.

<sup>53</sup> Justin, *I Apologist* 29.

<sup>54</sup> Justin, *I Apologist* 17.

古斯都开创的君主制有相关性，基督教正是在奥古斯都的统治时期成长壮大的。他还认为只有坏的皇帝诸如尼禄和多米提安才迫害基督教徒。另一部护教著作《致阿泰那哥拉斯》（约作于公元 176—180 年）也是写给皇帝的公开信。信中向奥勒留和康茂德（Commodus）恳求，抨击流俗对于基督徒乱伦和食人的指控。信中说，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一致的，与其他的宗教信仰的竞争者相比，基督教更接近真理，既能为受教育者也能从不曾受教育者理解，上帝的存在和统一性可以为逻辑证明。基督徒并不只是如诗人和哲学家通过猜想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从对上帝的自身的见证中，从受他的灵所启示的先知的见证中有见证。书信还论证了永生的上帝只有一位，指出上帝不可能存在于部分当中或从部分中生出。他认为理性和真理同时能够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因此基督教的主张值得尊重。

从上述护教士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即使不是饱学之士，最起码也是雄辩之士。他们的著述显然是以知识阶层为对象的。他们不是依靠体力劳动谋生，而是笔墨谋生。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知识丰富。曾向哈得良皇帝呈现明快的护教书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士查士丁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学派求救过关于神学的知识。他被后人称为是著名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雷芒过去曾阅读过多种希腊文作品，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他文风生动活泼，讽刺揶揄，令人爱读。他的方法常常像辩护人在法庭上陈词。他被后人称为拉丁神学之父。<sup>55</sup> 奥利金掌握了大量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学问。而且护教士当中，有些人的社会出身也不低。德尔图良就出生于迦太基一个富裕的外帮人家庭。

护教士的出现说明基督教已赢得社会上一些较有知识的人士的信仰。从这方面来看，早期基督教徒就不可能完全是“穷人、奴隶等社会的渣滓”。

## （二）来自贵族和骑士阶层的基督徒

据《使徒行传》记载，塞浦路斯的行政总督士求·保罗、亚略·巴古的议

---

<sup>55</sup>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员丢尼修在保罗的努力下改信了基督教。<sup>56</sup>同样，在彼得的传教中，他也使两个议员戴弥特瑞斯(Demetrius)和玛瑟路斯(Marcellus)改信了基督教，让两个东亚的骑士狄奥尼斯(Dionysius)和巴布斯(Balbus)信仰了基督教。<sup>57</sup>很多学者都认为《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不可信，因为他们认为它可能是基督徒为了基督教而刻意的夸大事实而作。但是基督徒除了圣经，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基督教兴起时的更多资料。在这方面，《使徒行传》有可能是夸大了那几个人的身份，但也有可能他们说的就是事实。

公元95年，因信仰基督教，罗马的执政官弗莱维乌斯·克雷芒及其夫人弗莱维亚·多米蒂娜，一个被处死，一个被放逐。罗马教会将多米蒂娜的墓穴看作是教会最古老的墓穴之一。这两个人也许是早期基督徒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了。

优西比乌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康茂德(161-192)统治时期，我们(基督徒)所受到的对待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敌视转向了现在的被温和对待。所有的教会都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局面。灵魂拯救这个观念的发展，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对宇宙唯一的神——上帝顶礼膜拜，所以现在罗马的很多极其富裕的人和家族开始信仰基督教。”<sup>58</sup>优西比乌斯还记载了著名的殉教徒阿波劳涅斯(Apollonius)的故事。他因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智慧而在基督徒中著名。他同一大群议员、著名的哲学家和在法庭上辩论。哲格姆甚至相信他是一位罗马议员。

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繁华仅次于罗马城。在2世纪晚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会就建立了与埃及乡村及东西部大城市教会的永久联系。而基督教的主要人物也都聚集在此设坛讲学。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吸纳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的人，有社会上最穷的也有最富裕的。我们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此教会的教父的著作。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克雷芒。他写了一部著作是《导师基督》(Paedagogus)。这是第一部论述基督徒行为的著作。重要的不是这本著作本身，而是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描述。克雷芒宣称他的这本著作主要是面向那些已被挽救的心灵黑暗、污浊的人即已

<sup>56</sup> 《使徒行传》12: 12。

<sup>57</sup> 《使徒行传》12: 12。

<sup>58</sup> Eusebius, *HE*, 5.21.1.

经皈依了的基督徒，为他们提供掌握基督徒本应该有的道德和特质的指南，让他们过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当然克雷芒提供的那些准则，并不能直接为我们提供教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线索。但是很多学者却注意到那些准则的重要性。例如马丁·黑格尔（Martin Hengel），他认为克雷芒面向的是很有教养和能力的教徒。<sup>59</sup>哈那克认为，从《导师基督》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中有很多的有教养的人。<sup>60</sup>麦罗认为，从《导师基督》中可以断定，在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上层社会。<sup>61</sup>

事实上，《导师基督》中大部分内容揭示出教会成员的社会阶层，文章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金银珠宝、面霜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大部分人都感兴趣的东西例如吃和穿。毫无疑问，只有富裕的人才整天考虑这些。其中，克雷芒还生动的描述了亚历山大里亚上层社会的饮食情况：“每天吃的是西西里海峡的七鳃鳗、曼伊安德河的白鲫、麦劳斯的小山羊、鲷鱼、哑罗经地区的贝类、阿比杜斯（小亚细亚的一个古老城镇）的蚝、阿提卡（古代希腊东部一地区）的大比目鱼等等。他们毫不羞耻的炫耀他们的珍馐佳肴，我对此感到很遗憾”。<sup>62</sup>此外，克雷芒还提到“不应该对他们的宴会的规模或丰富感到惊讶，因为那样就显得你太大惊小怪了；不应该对那些生活的很细致的人感到惊讶，那样你会让人觉得你更愚蠢；那些整体躺在沙发上，只等着吃喝的人是多么的愚蠢！”<sup>63</sup>另外，克雷芒还书中写道“极其喜爱珠宝和金饰”或者“睡衣的重要性，有金边的地毯，用金丝织成的平滑的地毯”。有很多基督徒妇女反对过简朴的生活：“她们问我‘为什么不能用上帝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我已经拥有了那些东西，为什么不能享用它们呢？’；或者问‘如果那些美好的东西不是让我用，那么生产那些东西是给谁的呢？’克雷芒回答说，这些问题正好显示出她们不明白上帝意愿。财富是用来救济穷人的，因为用它们追求享乐是可耻的。”<sup>64</sup>克雷芒能有点夸张。但这一页页的描写很明显不是针对“那些没有继承财产的人”。下层人们根本不可能遵从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也仅仅只能糊口（甚至中产阶级

<sup>59</sup> Dimitris J. Kyrtatas, 前引书, p102.

<sup>60</sup> 同上。

<sup>61</sup> 同上。

<sup>62</sup> Celenmt, *Paedagogus*, 2.1, 237.

<sup>63</sup> 同上, 2. 1, 240.

<sup>64</sup> 同上, 2. 13, 167f.

对那些食物的名字也相当陌生)。2 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里亚两极分化严重，城内居民由非常富裕人和极其贫穷的人的组成，但大部分人都是每天找工作的雇工和小资产的穷人，他们不可能那么奢侈。克雷芒也清楚的指明，他主要针对的是他认识的基督徒成员。

没有必要再做详细的解释，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中有很多的极其富裕、社会地位也可能很高的教徒。

### (三) 宫廷中的基督徒

罗马帝国的宫廷人员主要包括皇帝、皇后及其皇宫的服务人员即皇家御用奴隶。皇宫的服务人员主要是由皇家的奴隶和被皇室释放的自由人来担任的。他们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某位皇帝的雇用或宠信而变得地位显赫。他们有的家财万贯，权倾朝野，也因为与皇帝的近距离接触而能够影响到皇帝的决定。就当时的社会来说，他们这些人已经不算是“社会的最下层”或“人类的渣滓”。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基督教兴起时就加入了基督教。其实早期基督教早就注意到王室人员的力量和重要性。在这方面，保罗应该有体会。保罗在被捕之后，被一群犹太人带到了朱迪亚行省总督费利克斯那里，费利克斯是一名宫廷的被释自由人。他把保罗关押了两年。之后把保罗的问题丢给了下一任总督解决。对于他被关押两年的原因，《使徒行传》有相互矛盾的解释。《使徒行传》中说，在保罗被关押的两年中，费利克斯对保罗的讲道感兴趣而曾数次同保罗谈论基督教的一些理论例如道德、自制、最后的审判等等，有时候他们谈论时费利克斯的妻子还在场。但另一方面，《使徒行传》还记载，费利克斯希望能从保罗身上收到一笔贿赂。

在《圣经》中有明确记载使徒使一个太监皈信基督教的事情，使徒腓利听从使者的引导在路上碰到了“衣所匹亚女王的有权利的太监”，在经过腓利的一番讲道之后，“腓利就给他施洗”了。<sup>65</sup>

大约在公元 56 年，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提到罗马城有一个重要的

---

<sup>65</sup> 《使徒行传》8:27-40。

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在保罗到罗马之前就建立了。公元 50 年，克劳狄皇帝下令驱逐罗马城的犹太人，罪名是“他们在耶稣的唆使下一直不断的搞破坏”。这么早的时间说明，罗马教会并不是彼得或基督教的重要人物建立的。让我们惊奇的是，保罗在拜访罗马城之前，他就与罗马教会的一些人很熟悉。这其中就有爱瑞斯特布勒斯(Aristobulus)和纳斯瑟斯(Narcissus)家族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皇家的奴隶。几年以后，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写《腓立比书》，他特别给皇宫的服务人员带去祝福。毫无疑问，在基督教兴起时，教会中的很多人员就是皇家的奴隶，而且还是皇宫的一些重要人物。对此，2 世纪编写的《彼得行传》和《保罗行传》也有记载。《保罗行传》中记载“保罗的很多追随者是来自皇宫的。”而《彼得行传》记载的更详细，说保罗被几个来自宫廷的基督徒围着。还给出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教会长老叫纳斯瑟斯(Narcissus)。纳斯瑟斯长老这个人物也可能是依据的是帝国的自由人纳斯瑟斯，他的家族里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自由人纳斯瑟斯就是基督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帝国宫廷里基督徒的证据的确来自一些历史回忆或当时人的记载。

1 世纪末，罗马主教克雷芒(Clement)(公元 30 年—101 年)写给科林斯的基督徒一封信。这封信由三个基督徒带到科林斯。这些基督徒一定是在公元 50 年皈依的基督教。他们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克劳狄斯(Claudius)和瓦勒茹斯(Valerius)。他们也是宫廷的奴隶。因而这也表明他们属于保罗所提到的那个“宫廷奴隶”团体。据说克雷芒也是皇帝家族中的人员，可能是皇帝的表弟也就是当时的执政官弗莱维乌斯·克雷芒(Titus Flavius Clemens)家中的一个自由人。按照后来的说法，克雷芒的母亲也是皇帝家族中的一员。

另外，从《查士丁行传》中我们看到，查士丁的一位同事犹尔匹斯图斯(Euelpistus)曾是一个宫廷奴隶。犹尔匹斯图斯说他的父母在卡帕塞西阿(Cappadocia)时期殉教，而他的信仰就是受到他父母的影响。我们不能确定他父母就是服务于皇帝的奴隶还是只从他开始才是皇帝的奴隶。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犹尔匹斯图斯是宫廷奴隶中改信基督教的基督徒。

伊瑞诺斯(Irenaeus)(公元 130 年—200 年)几乎是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同时代的人。他提供给我们关于公元 180 年时的两条信息。在他著作《反

异端说》中写道：“难道那些皇宫里的基督徒没有从皇帝的财产中得到一些器皿吗，那些没有得到的，根据他的能力难道没有被赐予吗？”对于用皇帝的财产解决自己的贫穷的思想，在《彼得行传》中也有表述。《彼得行传》中记载皇帝（尼禄？）与他的一位议员马克鲁斯（Marcellus）的对话：“我打算罢掉你所有的官职，要不然你可能会抢掠各行省的财物去照顾那些基督徒。马克鲁斯回答说‘我的财物就是您的财物’；但是皇帝说‘如果你把它们给我，那它们就是我的了。’<sup>66</sup>这两个信息可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宫廷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基督徒人物。同时，伊瑞诺斯还给罗马的长老弗罗瑞努斯（Florinus）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小亚细亚伊瑞诺斯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认识弗罗瑞努斯，那时弗罗瑞努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而且还是宫廷中的一员。这暗示着弗罗瑞努斯以及他的同事士麦拿（Smyrna）主教和坡力卡普（Polycarp）主教可能都属于宫廷奴隶。

尽管，上面讨论的有些资料不是太可靠或者说令人怀疑，但这些累积的信息也给我们清晰的展现出当时的历史事实。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到2世纪时耶稣的门徒就已成功的转化了很多宫廷中奴隶和自由人。尽管后来费利克斯回到罗马再也没有跟基督徒接触过，但是他们毕竟对基督教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也许就暗示了基督教传入宫廷的一个方式。

罗马帝国最早改信基督教的皇帝是君士坦丁，而从基督教兴起到2世纪末，罗马帝国没有一个皇帝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他们可能也不真正的了解基督教。而皇帝的嫔妃中最早对基督教有偏爱的是康茂德的宠妃马西娅。康茂德的最宠爱的嫔妃，也就是那个最终策划谋害他的皇帝情人的著名的马西娅曾宣布自己是基督徒的保护者。虽然不能证明她已信仰了基督教，但说明她对基督教信仰还是有一定的偏爱的。在她的保护之下基督徒安然的度过了13年的康茂德的残暴统治。

总之，40年代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2世纪时，势力就已伸到骑士阶层和宫廷中。而皇宫中很多有权力的奴隶在1世纪时就信仰了基督教。他们是奴隶，却并不是恩格斯眼中的“最下层人”。

---

<sup>66</sup> Dimitris J.KyDratas, 前引书, p81.

## 六 早期富裕基督徒与基督教的发展

早期基督教的发展离不开富裕教徒的支持。当时早期基督教没有统一的教会，信徒们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聚会，所以教徒中的富裕人就成了基督教的最早资助者。他们让基督徒在他们家里聚会，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而保罗等人的外出传教也是依靠富裕教徒的资助。上文提到的女执事非比是一个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妇女，她带着保罗的信去罗马，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同时也办理跟教会有关的事情。保罗在信中希望她为自己即将到罗马做好准备，并且承认她对自己的慷慨解囊和对自己的支持，并要求罗马基督教在各方面帮助她，以偿还他欠她的债。

有社会地位和雄厚财力的基督徒除经常资助教会，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为基督教的传播畅通道路。乔安娜是初萨的妻子，是赫罗德的管家，是教会的一个资助人。她跟随耶稣及其门徒游走在一个乡村与另一个乡村之间。她还凭借自己与赫罗德家族的关系，化解了传福音路上由于当地小官员构成的障碍。保罗的对外传教也是在富裕教徒的资助下完成的。对保罗还资助的人有百基拉和亚居拉、吕底亚等等。

基督教能从一个被镇压的宗教发展成罗马帝国第一大宗教，解除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是极其重要的一步。而这主要是护教士的功劳。在基督徒遭受迫害期间，许多基督教护教士挺身而出，为基督教信仰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他们的辩护使周围的异教徒慢慢了解了基督教。在这个基础上，基督教才可能慢慢吸收更多的教徒。

由于早期基督教的领导人认为必须向外界保守基督教的情况，而且当时基督教的很多礼拜仪式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这就容易引起非基督教的怀疑，导致人们对异教徒污蔑的轻信。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们认为，参加基督教的人都是最低等的、最无知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无知者，生来轻信他人话语的妇女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邪恶的阴谋集团，通过一本正经的节食和荒唐的宴会，不是靠祭司，而是靠一种无法补救的罪恶，在夜晚的集会上纠集在一起，——这正是—一个害怕阳光的鬼鬼祟祟的族类。在公开场合缄口不语，在阴暗角落喋喋不



休。”<sup>67</sup>所以这些人组成的神秘社团按理应该就不干好事。所以人们认为，基督教是一种邪恶的神秘教。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流言说基督教的入教仪式有一项内容是杀婴。“婴儿的血，呵，太恐怖了！他们拼命的吸。婴儿的肢体被撕成碎块。他们一个比一个狠。通过这个牺牲他们结成团伙；每个人都要参与这项罪行，以此保证严守秘密。这些所谓神圣的祭仪比其他任何献祭都更加令人震惊。”<sup>68</sup>还有一个流言说基督教社团举行男女混杂的宴会。“在指定的日子里，他们带上自己的孩子、姐妹和母亲赴宴。这种集会不分性别和年龄。品尝了许多道美味佳肴后，餐桌上的人都醉醺醺的，面红耳赤，情欲沸腾”，“此时可作明鉴的灯火熄灭了，在那有利于无耻行为的黑暗中，他们胡乱地与他们撞上一起的人拥抱在一起，发泄情欲”。<sup>69</sup>

基督教崇拜的对象也被认为是可耻的，应受惩罚的。“我不知道这种愚蠢的信仰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他们供奉驴子的脑袋，崇拜驴子这种最下贱动物。这种宗教倒也只配供奉驴子，因为他们的道德来自驴子的品行。还有人告诉我，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主教和祭司的生殖器，敬慕他们父母的生育力。这种猜疑可能是错的，但无疑与他们在夜晚举行的秘密祭仪有关。无论谁说他们崇拜的对象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还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设置祭坛，那么他们崇拜的实际上就是他们改领受的。”<sup>70</sup>

受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驱使，当时民众中也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怀疑基督教想要毁灭古老的宗教体系。基督徒被看作旧有宗教的贬损者。他们说，基督教“是一群不可救药、无法无天、铤而走险的匪徒，它要造诸神的反”。<sup>71</sup>“他们藐视神庙，认为神庙不如坟墓，他们厌恶诸神，对我们神圣的祭仪嗤之以鼻。真正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祭司感到遗憾；他们半裸身体，鄙视高位和紫袍。”<sup>72</sup>

基督徒被说成是暗中行事的凶杀犯、炼丹者、乱伦者。人们相信，基督徒

<sup>67</sup>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8.

<sup>68</sup> Minucius Felix, 前引书 9.

<sup>69</sup> 同上, 9:7.

<sup>70</sup> 同上,9:3-4.

<sup>71</sup> 同上,8:1.

<sup>72</sup> 同上,8:4.

是罪犯，既愚蠢又卑鄙，是“人类中的渣滓”。如果要问他们为什么是基督徒，他们就会说：“基督徒就是犯有各种罪行的罪犯，是诸神的敌人，是皇帝的敌人，是法律的敌人，是优良道德的敌人，是全人类的敌人”。<sup>73</sup>基督教的存在会导致诸神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基督徒应当“为各种公共灾害，为人类遇到的各种不幸”受到责备。“如果台伯河有一天涨水冲到了城墙边，如果尼罗河没有按时上涨给田野带来肥料，如果发生了地震、饥荒、瘟疫，马上就会有一片吼叫声，‘把基督徒扔去喂狮子!’”<sup>74</sup>

异教徒作家更认为基督教是邪教。异教徒凯西留斯认为，基督徒实际上都是无神论者，是阴谋家。他们把崇拜肉欲的祭仪传播到各地，搞男女混杂的“兄弟会”、“姐妹会”，在此名目下通奸，这些名称是神圣的，但他们搞的勾当是邪恶的。基督教的那些空幻而又愚蠢的迷信实际上大言不惭的罪恶表白。他对基督徒的品德表示怀疑。他说：“他们为什么要努力保守秘密，不告诉我们他们崇拜的是谁？不就是因为光荣的行为可以公诸于世，而邪恶的行为要尽量隐匿吗？他们为什么没有祭祀，没有庙宇，也没有常见的诸神的塑像？他们为什么不公开演讲，也不公开集会？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崇拜物是可耻的，应受到惩罚的吗？”<sup>75</sup>

克尔苏斯也是反对基督教的著名人物。他认为早期基督教与成熟的罗马希腊文明无法相比，基督徒膜拜耶稣死亡时所用的器具是迷信的表现，“无论何处，他们都在作品中谈论生命之树，谈论肉体藉树的复活。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导师被赤裸裸地钉上十字架，是一个做生意的木匠的缘故。所以若是他碰巧被扔下悬崖而死，或被推进洞穴而死，或被闷死；若是他是鞋匠或石匠或铁匠，那么天上就会有生命的悬崖，或复活的洞穴，或不朽的绳子，或有福的石头，或爱的铁，或神圣的皮革。哼着故事催促小孩入睡的老妇难道不为哼唱这样的故事而羞耻吗？”<sup>76</sup>

克尔苏斯称初期基督教为非理性人群的信仰形式。他注意到初期基督徒中有许多是未受教育的穷人，他把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群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

<sup>73</sup> Tertullian, *Apology* 2.

<sup>74</sup> 同上, 40:1-2

<sup>75</sup>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9.

<sup>76</sup> Origen, *Contra Celsum* 6:34.

称基督徒为“西布莉 (Cybele) 的乞讨牧师和占卜者, 米特拉神 (Mithras)、萨巴乌斯神 (Sabazius) 的敬拜者……”<sup>77</sup>把基督徒的敬拜比作埃及人的迷信活动, 就是那些在酒神 (Bacchic) 秘仪中引入鬼怪和畏惧的人”。<sup>78</sup>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这些评论都是根据普林尼的回忆保存下来的。它们表明当时的人们仍然把基督教运动看作是一种外在崇拜或迷信。同时代的希腊讽刺学家琉善在《佩拉莱努斯之死》(The Passing of Peregrinus) 中也曾做过类似的描述。”<sup>79</sup>琉善说“佩拉莱努斯是 2 世纪的一个江湖骗子, 从巴勒斯坦的牧师……那儿习得令人吃惊的基督教学问”, 还说基督徒“崇拜巴勒斯坦被钉十字架上的人, 因为他把这种新的崇拜引入世界。”<sup>80</sup>这一偏见有社会学的原因, 包含着上层社会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低等公民的歧视。扩展到宗教上面, 就是这种低等的民间崇拜的基督宗教损害了希腊罗马的宗教崇拜和秘教系统。基督徒是罗马帝国的骗子们的目标, 也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例如他们以耶稣的名字来念咒语。

克尔苏斯认为基督徒的宗教经验与巫术很相似, 圣经记载的很多关于基督的事都可以看成是巫师的行为。例如, 耶稣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液, 抓起一把泥土放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就治愈了他的病, 还有耶稣叫海上的风暴停止, 它就停止了<sup>81</sup>; 其他的诸如, 五饼二鱼就叫五千人添饱了肚子<sup>82</sup>; 知道别人心里所想的; 从众人面前悄然隐去<sup>83</sup>等等。基督徒的一些行为也具巫术的性质, 克尔苏斯并不否认耶稣所施行的奇迹的真实性, “他的门徒所述的治病、复活或很少的面包喂饱众多的人, 或其他奇谈怪论……”。<sup>84</sup>但是他认为, 耶稣奇迹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而是因为他曾在埃及呆过一段时间, “在埃及受过秘密教育, 当过工匠。当他在某些巫术上试过身手之后就离开埃及回来, 并因着这些能力而自称神的儿子。”<sup>85</sup>

总之, 当时不了解基督教的普通民众认为, 基督教是一个秘密的社团, 一

<sup>77</sup> Origen, *Contra Celsum* 6: 34

<sup>78</sup> 同上。

<sup>79</sup> Robert L. Wilken,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6.

<sup>80</sup> Lucian, *The Passing of Peregrin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59, p11.

<sup>81</sup> 《马可福音》4: 35.

<sup>82</sup> 《马可福音》6: 35.

<sup>83</sup> 《约翰福音》8: 59.

<sup>84</sup> Origen, 前引书 1:68.

<sup>85</sup> 同上, 1: 38.

个崇拜可耻对象、有一系列罪恶祭仪的邪教。

面对大部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及异教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刻意污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的护教士挺身而出，为基督教进行辩护。

查士丁的《护教文》写得刚毅庄严，具有说服力。如果基督徒被控有罪，应该确实证实其有罪后，方可实施惩罚，不可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不调查他们真正的品格，滥施惩罚。说他们是无神论者，这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群众崇拜的鬼神不值得崇拜，并不是他们不拜真神；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因为不了解他们所追求的天国性质。查士丁然后为基督教真理辩护，特别用《旧约》中先知预言的应验来说明，并简明地解释基督教的圣礼和崇拜。

德尔图良认为基督教是上帝的大智若愚，比人类最高的哲学智慧还更高明，无论如何不能与现存哲学体系协调一致。基督教主要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它的基础是理性——“就本性而论是基督教的灵魂”<sup>86</sup>——和权威；权威在于教会，但只在于正统的教会，因为只有正统教会才掌握真理。德尔图良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新的律法。“耶稣基督……传讲新律法和天国的新应许。”<sup>87</sup>加入教会要通过洗礼，是借以洗净过去的罪，那是“我们的水的圣礼，我们在其中洗净了往日盲目所犯的罪，从而得到自由，进入永生”<sup>88</sup>。那些受过洗礼的人从此“竞相争取得到上帝的宠爱和救恩”<sup>89</sup>

基督教护教士是基督教的杰出捍卫者。在当时具体的文化环境中，他们成功地向外界说明，基督教不是一个奉行可耻仪式的神秘主义邪教，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而是帝国中有其自身起源和独立性的唯一真正的宗教。这为3世纪大批人改信基督教扫清了障碍。另外，他们这样诚挚地护教无疑加强了基督徒的信心。

护教士用哲学解释基督教有助于神学思想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查士丁，他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逻各斯“是我们的导师……他既是上帝父的儿子，又是上帝父的使徒”。<sup>90</sup>他以一种真正的斯多葛主

<sup>86</sup> 《护教篇》，第17章。

<sup>87</sup> 《法规》，第13章。

<sup>88</sup> 《论洗礼》，第1章。

<sup>89</sup> 《论悔改》，第6章。

<sup>90</sup> 《护教文》，第12章。

义的方式看待神性的逻各斯，认为它无论何时何地都在起作用。它教化希腊人，也教化“野蛮人”。前者他举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为例，后者他举亚伯拉罕为例，以此说明他们乃至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只要顺从神性的逻各斯的教导指引，都可作真正的基督徒。他相信，这普照一切的神性的逻各斯肯定已在基督身上化成肉身，因此基督是上帝的完全启示，这种启示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基督身上表现得如此鲜明。在这一点上，查士丁比斯多葛主义前进了一大步。查士丁所强调的是神性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从属于上帝父的，却是上帝之子，上帝的代理人。逻各斯在某种真正但很不明确的意义上与上帝同体。这种强调忽略了历史上的耶稣，虽然他也认为两者是合而为一的，但未曾强调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仅将它作为逻各斯化为肉身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例，上帝的道通过这一事例得到最全面的展现。这标志着基督教思想与外邦哲学被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一种“科学的”神学由此发轫。

德尔图良是保罗之后的基督教著述家中，对罪感觉最深刻的。他的思想对拉丁教会中罪与恩典观念的发展促进甚大。他认为，“人的灵魂中有一种恶是邪灵作祟而发生的；除此而外，还有一种先在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天生的恶，起源于一开初就败坏了的本性。”<sup>91</sup>但“上帝恩典的力量确实比人的本性更为强大”<sup>92</sup>。至于恩典的实质，他没有充分解释。但显然它不仅包括“罪的赦免”也包括“上帝灵感的恩典”<sup>93</sup>；通过这一恩典向人注入行公义的能力，使人软弱但自由的意志增加了力量。卢福斯（Loofs）指出，这后一概念来自斯多葛主义，对西部基督教神学思想有极重要的意义。此外，德尔图良对逻各斯基督论解释之清楚明白是前所未有的。他解释上帝时所用的术语几乎全部在一百余年后的尼西亚会议的决议中出现。“通过实质的合一，全部合为一体；这个整体又一分为三，这个奥秘的划分仍然是严守的秘密。这三者按着顺序是：父、子、圣灵。但是，所谓一分为三，并不是从实质上而是从形式上，不是从能力上而是从现象上。因为他们是同一实体、同一本质、同一能力。因为上帝是一位，只是以父、子、圣灵为名被认为有这些等级、形式和面貌。”<sup>94</sup>“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

<sup>91</sup> 《论灵魂》，第 41 章。

<sup>92</sup> 同上，第 21 章。

<sup>93</sup> 《论洗礼》，第 10 章。

<sup>94</sup> 《驳普拉克西亚》，第 2 章。

神和人的双重性，二者并非混合，而是结合在一个人身上。”<sup>95</sup>德尔图良首先使用诸如三位一体、实质、圣礼、补赎、善功等专门术语。他对拉丁神学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影响。

其他的护教士也为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内在的动力。他们在保罗的基础上把基督教的思想又推进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后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例如奥古斯丁，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的基督教理论。

宫廷奴隶信仰的转变对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意义同样重大。如果我们考虑这些精英对帝国管理的权力，我们就会更明白他们信仰转变对基督教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国的奴隶和自由人是共和国时期国家公共奴隶的后代（在罗马，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除非主人把他们释放为自由人）。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之前的管理体系已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帝国初期发展起来的这套新的管理系统十分复杂，传统的贵族并不能填满所有的权力职位。一些帝国的极重要职位就由皇帝的奴隶或他的自由人担任。这样大量的奴隶就被分派到全国各地。他们这些人的任命并不是很容易的。皇帝和贵族经常为争夺这些重要职位的任命人选而冲突和敌意。但是无论如何，希望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皇帝觉得，他自己的奴隶或自由人比贵族和骑士更值得信任和更容易控制。

借助于转化了的帝国奴隶，基督教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平稳地或者说不太曲折的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sup>96</sup>基督教吸收了一些地位高的官员。例如，宫廷的被释自由人费利克斯。尽管后来费利克斯回到罗马再也没有跟基督徒接触过，但是他毕竟对基督教有了全面的了解。这难免不影响到他周围的朋友，而早期基督教也的确转化了很多达官贵人。基督教逐步扩大了它在帝国重要管理阶层的影响：通过控制这种权力职位，基督教这个新的宗教也能影响到帝国公共事务，而且有时也影响到皇帝本人。第二、在宫廷奴隶的影响下，罗马教会逐渐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地方教会。被雇佣到帝国管理

<sup>95</sup> 同上，第12章。

<sup>96</sup> 尽管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都在大肆的宣扬，早期基督教所受到的罗马政府的迫害，但从耶稣死到公元250年，帝国并没有发生过对基督教的普遍迫害。之前的迫害范围波及小、持续的时间也短。帝国真正的迫害是从代是从戴克里先开始的。但是从戴克里先颁布命令到基督教获得和平，这基督教遭受的最严重的迫害的10年间，罗马帝国内每年的殉教者也仅只有150人，殉教的主教总共就9人。爱得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阶层的宫廷奴隶被分派到了全国各地，但是罗马城仍然是管理的中心。首都的这些奴隶掌控着其他这样的奴隶。这样罗马教会自然能逐步提高自己在众教会中的地位。前面提到的《彼得行传》的记载，暗示出早期基督徒已经明白皇帝的家族奴隶在教会内有财政上的优势。财政和管理上的权力是罗马教会凌驾于其他教会的基础。在1世纪尚未结束时，克雷芒在以全体罗马教会的名义致哥林多教会的书信（93—97）中，以期望别人服从的口气说话，那种口气，如果说是兄弟，也是以老大哥的地位自居。<sup>97</sup>伊纳爵给罗马教会写信，称它为“仁爱的首领”。里昂的伊里奈乌在185年写的著作中不仅形象地说明罗马教会是彼得和保罗所创建，而且宣告：“一切教会必须服从罗马教会，这是很有必要的”<sup>98</sup>。这种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西部教会的一般感情。虽然罗马教会地位的上升不全是皇帝的家族奴隶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确为罗马教会提供了财政和权力上的支持。第三、帝国中的很多基督教教会官员都是宫廷奴隶出身。罗马教会的主教克雷芒及其他几位领导者是宫廷奴隶。查士丁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同事也是一名帝国的奴隶，他后来追随查士丁一起殉教；士每那的波利卡普（Polycarp）的好友、罗马教会的一位长老是皇帝的服务人员；亚历山大里亚的领袖克雷芒可能是帝国被释自由人的后代；凯利斯特斯（Callistus）主教曾是皇帝家族中的奴隶；安条克的一名长老曾是宫里一名太监；等等。与皇家有关的那些基督徒并没有丧失掉在保罗时期就拥有的特权。相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教会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回想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过程，我们发现没有上层人士参加的基督教是不能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且能几千年矗立不倒。

---

<sup>97</sup> 《克雷芒一书》，第59，63章。

<sup>98</sup> 《反异端论》，第3卷，第3章，第2节。

## 结 语

总之，早期基督徒并不像恩格斯所说那样，是清一色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宗教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督教也是如此。既然基督教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那么也就必然有吸引上层人士的地方。而且富裕人士也有宗教的情愫，他们希望从宗教中获得对于今生来世的解释，而这些正是传统宗教缺乏的。事实已经证明，在基督教创立前，罗马帝国社会就充斥着对个人类型的宗教的需求，罗马人们疯狂的向东方寻找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宗教。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基督教必然会吸引到富裕之人。研究发现，保罗的追随者中就有“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很高社会地位的人”，例如企业的女负责人吕底亚（Lydie）、塞浦路斯的行政总督士求·保罗、奴隶主腓利门。另外，知识分子、骑士和贵族阶层也有很多人皈依了基督教。小普林尼在审完几个有关基督徒的案件后发现，在比提尼亚，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祖辈的宗教。德尔图良警告迦太基的总督说，迦太基人口的 1/10 都成了基督徒，其中不乏出生最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所以说，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早期基督教中的那些富裕教徒，对促进基督教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早期基督教，正是在富裕人的资助和帮助下走出了巴勒斯坦，走向了整个罗马帝国。早期基督徒在富人家中聚会，传教士在富人的资助下长途旅行传教。富人对教会的资助使基督教会能实践基督教教义，例如救济穷人。而知识分子则成功地向外界说明，基督教不是一个奉行可耻仪式的神秘主义邪教，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而是帝国中有其自身起源和独立性的唯一真正的宗教。他们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内在的动力。他们在保罗的基础上把基督教的思想又推进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 参考文献

### 古典参考文献

-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2】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3】塔西陀：《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4】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5】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6】爱得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 【7】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
- 【8】圣公会编辑：《新旧约全书》，圣公会编辑出版社，1941年版
- 【9】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 【10】苏维托乌尼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11】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 【12】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近代参考文献

- 【13】贾立言：《基督教史纲》，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
- 【14】莫利斯：《宗教人类学》，周国梨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 【15】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 【16】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7】罗得克·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

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8】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9】奥戴：《宗教社会学》，刘润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章雪富和石敏敏：《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1】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宫秀华：《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唐逸：《基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5】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6】李秋零：《圣哲全传》，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7】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9】朱龙华：《罗马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0】叶子：《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1】霍普夫：《世界宗教》，张云刚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2】梅多·卡霍：《宗教心理学》，陈麟书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英文参考文献：

【1】Alfold, A,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and Pagan Rome*, Oxford, 1969

【2】Ann, Witherington, *Women and the genesis of Christianity*,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Barnes, T .D., *The Conversion Of The Roman Aristocracy* ,University Of Toronto

- 【4】 Bonnie Bowman Thurston, *The widows: a women's ministry in the early church*, Augsburg Fortress, 1989
- 【5】 Brown, P. R. L, "Aspects Of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LeoSermo
- 【6】 Case, Shirley Jack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Cooper Square, New York, 1975
- 【7】 Colin, Wells, *The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5
- 【8】 Danielou, J. and Henri Marrou, *The First Six Hundres Years*, Vol.1, Paulisht Press New York
- 【9】 Dawson, C., *Religion and Culture*, London
- 【10】 James Malcolm Arlandson ,*Women, class, and, socie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models from Luke-Ac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7
- 【11】 John, Ferguson, *The relig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Cp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1982
- 【12】 Jones, A.H.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73
- 【13】 Karen Jo Torjesen, *When women were Priest : women's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scandal of their subordination in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Harper Collins Publisbers, 1993
- 【14】 Macmullen, R., *Paganism in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and London
- 【15】 Malherbe, Abraham J.,*Social Aspects of Early Christianity*, Louisiana State Univercity Press
- 【16】 Meeks, Wayne A.,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17】 Markus, R. A.,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4
- 【18】 Paul, Veny, *The Roman Empi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7
- 【19】 Rahner, H., *Greek Myths and Christian Mystery*, New York, 1971

- 【20】 Ramm, B.,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1970
- 【21】 Ross, Shepard Kraemer and Mary Rose, *Women & Christian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2】 Shelly Matthews, *First converts: rich pagan women and the rhetoric of mission in early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3】 Sordi, Marta, *The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Empire*, Croonm Helm, 1983
- 【24】 Stark Rodney,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5】 Stark, Rodney,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New Jersey, 1996
- 【26】 Theissen, Gerd, *The Social Setting of Pauline Christianity: Essays on Corinth*, Fortress Press, Philadelphia
- 【27】 Wilken, Robert L.,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8】 Wolfson, H. A.,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Fathers*, London, 1964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1】.《公元前七世纪危机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建立》，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正刊），  
2007年3月

## 致 谢

本文在历时一年半的努力下终于完成。虽然差强人意，但是仍然让我很有成就感。本文最终完成，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郭长刚教授。在我刚从偏远的小山区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时，我在自我学习、为人处事和社交方面都有很多不足。那时郭老师耐心的指导我，教我努力的方向，告诉我尽可能的多参加活动，从各方面锻炼自己，永远不要放松对英语的学习和对计算机的练习。三年过去了，我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郭老师治学严谨，对我的毕业论文更是严格要求，耐心指导。为了让我更好的写好论文，郭老师推荐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查找资料，他还专门从美国帮我带资料，可以说我的论文资料几乎都是郭老师提供的。郭老师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勤勉的工作作风以及对人的真诚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在此，谨向郭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20多年来他们辛苦的工作，默默的供我读书。在我即将完成学业时，他们却已满头白发、满脸沧桑。是父母无怨无悔的支持，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和帮助过我的同学、朋友、老师，特别是徐善伟老师，他在百忙之中仍耐心的给我指导。在这里，我仅用一句话来表明我无法言语的心情：感谢你们！